六典通考

六典通考卷五十三

湖西閻鎮珩輯

膳飲考

燕兄弟

王者親親之禮有族燕有族飫傳曰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殽烝燕以致其愛故殽體折節而殺烝飫以致其嚴故牲半解而房烝然燕之禮有時燕有因祭而燕國語曰時燕不淫在詩則棠棣湛露是也坊記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在詩則楚茨行葦是也蓋先王以孝弟治天下未嘗一日忘其親戚宗族是以飲食之禮隆焉且非特天子諸侯爲然楚茨云諸父兄弟備

言宴私此卿大夫祭祀之詩也儀禮特牲視告利成徹庶羞設於西序下注引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此徹庶羞置西序下者爲將以燕飲與書傳云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出而不止是不忠也親而甚敬忠而不倦惟如是而後兄弟之道備焉

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

大傳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治猶正也繆讀爲穆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合謂合之宗子之家序昭穆也異姓

謂來嫁者也主於母與婦之名耳際會昏姻交接之會也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連綴族人以飲食之禮而不殊異也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合族者言設族食燕飲有會合族人之道

文王世子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異姓為賓謂同姓無相賓客之道膳宰為主人君尊不獻酒也與父兄齒親親也族食世降一等親者稠疏者稀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與族燕則以齒以至尊不自異於親之列殺差也

月令季冬之月命樂師大合吹而罷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於大寢以綴恩也言罷者此用禮樂於族人最盛後年若時乃復然也凡用樂必有禮用禮則有不用樂者

逸禮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

詩小雅常棣序常棣燕兄弟也謂王者以兄弟至親宜加恩惠以時燕而樂之周公述其事而作此詩焉兄弟者其父之親推而廣之同姓同族皆是也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

莫如兄弟箋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儐陳飫私也不脫屨升堂謂之飫九族會曰和孺屬也王與親戚燕則尚毛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好合志意合也合者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正義曰飫私釋言孫炎曰飫非公朝私飲酒也周語有王公立飫又曰立成禮烝而已飫既爲私不在公朝在路門內也酒肉所陳不宜在庭則在堂矣燕禮云皆脫屨乃升堂少儀云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是燕由坐而脫屨明飫立則不脫矣故云不

脫屨升堂謂之飫知飫禮爲圖非常議大疑者以周語云王公之有飫禮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言講事昭物是有所謀矣明圖非常議大疑而爲飫禮也周語曰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殽烝又曰飫以顯物燕以合好則飫燕禮異序曰燕兄弟此陳飫者圖非常議大疑乃有飫禮則飫大於燕天子燕宗族之禮亡所以知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從后者湛露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傳曰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箋云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耳然則天子燕同姓諸侯之禮猶宗子燕族人則天子燕宗族兄弟爲朝廷臣者如宗子於族人可知案特牲饋食禮祭

末乃曰徹庶羞設於西序下云為將餕去之庶羞主為尸非神饌也尙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祭而與族人飲也此徹庶羞置西序下者為將以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於房也鄭以彼特牲是宗子之祭禮族人與族婦皆助故經云宗婦執兩籩宗婦贊豆是宗婦與族人俱助宗子之祭及祭末族人既為宗子所燕明宗婦亦主宗之燕可知矣

秦蕙田曰王與族人飲食之禮有二一曰族燕族食平居撫事則為燕以申好大傳所謂合族以食大戴記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是族燕也又因祭而燕楚茨諸父兄弟

備言燕私中脩燕毛序齒是亦族燕也一曰族飫國語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而已注立成不坐也烝升也升其滿物而已又曰歲飫不倦時燕不淫據此則燕禮主於親愛而和好飫禮主於嚴肅而整齊嚴肅者易倦親愛者易淫故國語云然此詩傳箋正義敘燕飫之禮頗詳然傳以第六章儐爾籩豆爲飫私又曰王與親戚燕則尚毛是一章而飫與燕兼之箋直據國語之文以證飫私之義疏遂以上二句爲飫下二句爲燕竊謂毛鄭特泥飫字而爲此解耳此詩上五章備言兄弟當親愛之故至此乃入燕飫正文極道其和樂之情飫字第寫其醉酒飽德之意非所謂圖非常議大疑

之事也又六章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亦申言飲食宴樂兄弟和好之義似亦不專指宗婦內宗燕於房者言故先儒說詩多不從箋疏今以其論燕飫之禮頗詳姑存之然亦不甚明晰

大雅行葦序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箋九族自己上至高祖下至元孫之親也 朱子詩傳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戚戚內相親也肆陳也或陳筵者或授几者 箋王與族人燕兄弟之親無遠無近俱揖族而進之年稚者爲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設席重席也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咢 敦弓既堅四

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秦蕙田曰常棣行葦二詩古盛王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之實際也常棣爲燕飲之樂將以深致其莫可喻之情而反極之急難禦侮以著其非良朋所得而擬而復道其燕會歡飲室家好合以感動其天性之良骨肉之愛體貼精到而反覆長言之者無以加矣行葦由物理以察人倫維葉泥泥戚戚兄弟之詞懇款親切惻然惟恐傷之千載而下猶能使人興起聖人篤親親以化平天下其精意固如此矣至于禮樂牲醴之盛威儀節次之詳又有可考焉

先之以肆筵設几筵有席几有御陳設之備也繼之以獻酬奠斝賓主之禮也考燕禮諸侯燕其臣以膳宰爲主人主人獻賓賓卒爵賓洗爵酬主人主人卒爵主人獻公公卒爵公酌酬主人主人卒爵於是主人酌以酬賓賓奠而不舉詩之或獻或酬洗爵奠斝正與禮合文王世子云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是也其牲牢酒醴則有醓有醢有燔有炙正饌之外有嘉餚脾臄籩豆而從獻加爵之禮行矣至於合樂以道和序射以辨賢而凡敬老乞言頌禱之事無不舉焉可謂盛矣蓋其合也禮樂之美兼有饗食之儀文而將之以親愛本之宗廟之昭穆而聯之以歡樂所謂别之以禮義而孝弟之道達者與飲食之禮見於

禮經者甚略今詳疏其辭義以補逸禮所未備云

小雅湛露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箋豐草喻同姓諸侯也載之言則也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之則止 陳祥道曰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之則止正義書傳曰既侍其宗然後得燕私者何既而與族人飲飲而不醉是不親醉而不出是不敬與此傳同毛伏俱大儒當各有所據而言也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燭於門外是兩階門庭皆有燭也 楚茨諸父兄弟備言燕私箋祭禮畢歸賓客豆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俱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箋燕而祭時之

樂復皆入奏以安後日之福祿骨肉歡而君之骨肉安女之餚羞已行同姓之臣無有怨者而皆慶君是其歡也小人者長幼也同姓之臣燕已醉飽皆再拜稽首曰神乃歆嗜君之飲食使君壽且考此其慶詞也中庸燕毛所以序齒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

禮書先王之於同姓有時燕焉有因祭而燕焉國語曰時燕不淫此時燕也詩曰諸宰君父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坊記曰因其祭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此因祭而燕也其禮之詳雖不可考要之服皮弁服即於路寢王皮弁以日視朝詩刺不能宴同姓而曰有頍者弁則皮弁也宰夫為主異姓為賓王與族人燕於堂后帥內宗之屬燕於房其物餚烝所以合好也其食世降一等所以辨親疏也昭穆以序之所以明世次也夜飲以成之所以別異姓也若夫几席之位升降之儀脫

屨而坐立監相禮羞庶羞以盡愛爵樂無算以盡歡其大
卒蓋與諸侯燕禮不異諸侯燕族人與父兄齒雖王之尊
蓋亦不以至尊廢至親也

小雅頍弁序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故作是詩也時同姓之諸公刺幽王也爲不能宴樂同姓明諸公是同姓諸公也不能宴樂卽不能親睦親睦由於宴樂以繹責王之不宴樂今不親睦故分而言之耳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弈弈既見君子庶幾說懌箋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之朝皮弁以日視朝女酒已美矣女餚已美矣何以不用與族人宴也王所當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與王無他言至親其刺其弗爲也幽王久不與諸公宴諸公未得見王幽王之時懼其將危亡故憂而心奕奕然若已得見幽王諫止之則庶幾其改變意辭懌也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餚既時

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方觀承曰頍弁集傳謂燕兄弟親戚之詩不從傳專言同姓然禮族燕必以異姓爲賓異姓古稱曰甥舅則雖宴同姓固有異姓之賓在且角弓之詩曰兄弟婚姻亦兼異姓爲言序主九族傳從之是序說原未可廢箋傳曰宴序曰刺不能樂意若相反然詩曰爾酒既旨曰君子維宴安在其非宴乎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安在其非刺乎情不迫於棠棣文不備於行葦雖宴無以成歡故詩人傷心於集霰以著交瘉之漸追胥遠胥傚斯角弓與悲而葛藟有綏遠之誚杕杜抱獨行之感焉傳表其事序推其微文殊而

義一也然則角弓諸詩爲不合族者示戒頍弁之詩又爲合族而情文不具者示戒飲食之於人不綦重乎伐木之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又非特兄弟族姓閒爲然矣

周語定王謂晉隨會曰郊禘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禮之立成者爲飫）親戚燕饗則有餚烝（餚烝升體節解折之俎也謂之折俎）今女非他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唯是先王之燕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焉夫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事成章（章章程也）建大德昭大物也（大德大功也大物大器也）故立成禮烝而已（立成不坐也烝升也升其徧物而已）飫以顯物燕以合好（顯物示物備也）故歲飫不倦時燕不淫

敬王十年萇弘欲城周衛彪傒見單穆公曰昔武王克殷而作詩作此以爲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

夫禮之立成者爲飫昭明大節而已　公父文伯之母祭悼子康子與焉胙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昭謂立曰飫坐曰燕言宗具則與繹繹畢而飲不盡飫禮而退恐有醉飽之失皆所以遠嫌也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師亥聞之曰善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

禮書古者合族之禮方其平居無事則有燕以申好及其有大疑謀則有飫以圖事燕則脫屨升堂坐而不立其牲體折節而餚烝所以致愛飫不脫屨升堂立而不坐其牲體半解而房烝所以致嚴周語曰王公之有飫禮立成禮烝而已又曰歲飫不倦然則飫以圖事非必歲爲之也國語言歲飫時燕蓋明其疏數之異而已衛彪傒曰武王克

商作詩以爲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以其戒愼尤在於厭飫之時也公父文伯之母祭悼子康子與焉繹不盡飫而退則飫非燕禮之多儀也

漢孝惠帝二年齊王入朝惠帝與齊王燕飲亢禮如家人吳楚反後議者多寃鼂錯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泰彊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今或無罪爲臣下所侵辱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昭帝元鳳二年夏四月上自建章宮徙未央宮大置酒賜宗室子錢人二十萬

後漢建武十七年冬十月甲申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和帝永元十五年冬十月戊申幸章陵會宗室於舊廬勞賜作樂蔡質漢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大夫百官各陪朝賀宗室諸劉雜會萬人以上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正月辛未車駕在懸瓠朝饗羣臣初帝詔延四廟之子下逮元孫之胄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為列悉序昭穆為次用家人之禮燭至公卿辭退帝曰燭至辭退庶姓之禮在宗載考宗族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

王宗室欲成此此夜飲熙平二年八月戊戌宴太祖以來宗室年十五以上於顯陽殿申家人之禮

北齊宴宗室禮皇帝常服別殿西廂東向七廟子孫皆公服無官者單衣介幘集神武門宗室尊卑次於殿庭七十者二人扶拜八十者扶而不拜升殿就位皇帝與宗室伏皇帝坐乃興拜而坐尊者南面卑者北面皆以西爲上八十者一坐再至進絲竹之樂三爵皆宗室避席待詔而後復位乃行無算爵

唐太宗貞觀十九年征遼還幸定州時太子監國處定州詔定州管內孝行著聞者宜與宗室老人同賜宴會文宗開成元年十二月帝於禁中會宴諸王因命講讀劉仲武每雙月

入內對諸王仍令尚書供食三年四月甲午帝幸十六宅賜諸王宴頒賜有差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正月甲午皇太后生辰御嘉慶殿召諸王家宴極歡而罷二月帝在鄴己巳擊毬於行宮之鞠場諸王弟從臣等供奉賜定州王都金鞍御馬鞠罷宴王都於武德殿之山亭宣教坊樂陳百戲俳優角觝夜漏一鼓方罷甲午文思殿宴王都頒賜有異夜久方罷戊子宴於思政殿二月帝在鄴戊戌宴於內殿丙午帝擊毬於行宮之鞠場皇弟存霸皇子繼岌預焉毬罷宴於迎春殿明宗天成二年秦王從榮自鄴中至帝幸其第宣禁中女伎及教坊樂獻樂至晚從榮進馬及銀器錢絹帝賜諸伎樂及行從人等乘輿歸內

四年潞王至河中入覲進金銀錢絹開內宴王午宴於長春殿

宋太宗雍熙二年庚戌重九召諸王宴射御苑中眞宗景德四年二月甲申上御五鳳樓觀酺宗室近臣侍坐樓前露臺奏教坊樂後二日上復御樓賜宗室宴於都亭驛十月詔皇太子宗室赴玉宸殿翠芳亭觀稻賜宴仍以稻分賜之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宴宗室於親王宮又宴宗室內職於都亭驛有司上都亭驛酺宴位圖皇從姪孫內殿崇班守節與從姪右衛將軍惟敘等同一班上曰族子諸父安可同列乃命重行設位眞宗大中祥符八年三月戊戌宴宗室射於苑中七月丙子幸瑞聖園觀稼宴射於水心殿九月丁卯宴宗室射

於後苑天禧四年冬十月丙午召皇子宗室近臣玉宸殿觀稻賜宴仁宗天聖八年三月壬申幸後苑遂宴大清樓八月丁亥召近臣宗室觀祖宗于龍圖天章閣又觀瑞穀於元眞殿遂宴蘂珠殿慶歷四年九月丁亥宴宗室太淸樓射於苑中五年九月辛卯以重陽曲宴近臣宗室於太淸樓遂射苑中十一月丁亥冬至宴宗室於崇政殿七年冬十月甲子幸廣親宅謁太祖太宗神御殿宴宗室賜器幣有差

遼聖宗統和四年六月乙卯皇太妃諸王公主迎上嶺表設御幄道旁置景室御室率羣臣進酒陳俘獲於前遂大宴

金世宗大定十六年正月辛未皇姑邀上至私第諸妃皆從宴飲甚歡公主每進酒上立飲之十七年五月尚書省申奏

皇家祖免以上親宴饗班次並從唐制禮官言案唐典皇家周親視三品大功親小功尊屬視四品小功親緦麻尊屬視五品緦麻祖免以上視六品上合以此制爲班次二十四年二月癸酉上曰朕將往上京念本朝風俗重端午節比及端午到上京則宴勞鄉閭宗室父老五月己丑至上京戊戌宴於皇武殿上謂宗戚曰朕思故鄉積有日矣今既至此可極歡飲君臣同之賜諸王妃主各有差宗戚皆霑醉起舞竟日乃罷二十五年正月丁亥宴妃嬪親王公主於光德殿宗室宗婦及五品以上命婦與坐者千七百餘人賞賚有差四月丁丑宴宗室宗婦於皇武殿大功親賜官三階小功二階緦麻一階年高屬近者加宣武將軍及封宗女賜銀絹各有差

日朕尋常不飲酒今日甚欲沈醉此樂亦不易得也宗室婦女及羣臣故老以次起舞進酒上曰吾來數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爲汝等歌之命宗室子弟敘坐殿下者皆坐殿上聽上自歌其詞道王業之艱難及繼述之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覩慷慨悲咽不能成聲歌畢泣下宗戚捧觴上壽皆稱萬歲於是諸夫人更歌本曲如私家之會既醉上復續調至二鼓乃罷

元太宗六年春會諸王宴射於斡兒寒河夏五月帝在達蘭達葩之地大會諸王八年春正月諸王各治具來會宴萬宮落成

明永樂六年令帝王生日先於宗廟具禮致禮然後敘家人

禮慶賀筵宴

方觀承曰饗禮鄭氏以爲無正文然醴薦餚烝立以卒事其文具在則族飫之禮其卽饗禮乎族食其卽食禮乎族燕之有賓主卽燕禮而又曰族飲者葢卽賓主以爲言曰族燕不卽賓主以爲言曰族飲非二禮也若公與族私飲酒或卽詩與書傳所言燕私謂燕卽族燕而以私爲厚解如君之私於寡君人人以爲孟嘗私已者似燕與私爲一事尙覺未安何也燕不可混於私也周禮膳夫凡王之稍事設薦脯注云稍事是小事與臣飲酒大事則有燕饗也故只設薦脯若此則王與族人圖大事設族飫其小事則私飲酒是在外臣有稍事之飲而在宗族卽謂之私飲酒

然則禮於異姓有饗有食有燕飲有稍事之飲而在同姓則有族飲族食族燕飲以及私飲酒之儀相配以成文禮文雖缺義可互參

六典通考卷五十四

湖西閻鎭珩輯

奄寺考

歷代奄寺

禮曰國君不近刑人鄭康成以爲夏殷之制是也然易稱艮爲閽寺而石氏星經載宦者四星在帝座之側故天垂象聖人則之周公制禮因備置其數焉寺人掌女宮內豎掌通令下逮小臣閽人之屬一切統之於太宰凡以給灑掃之役供使令之事外得制內內不得以預外尊得馭卑卑不得以犯尊蓋其範情以禮遏亂未萌意良深遠矣自幽王信讒而巷伯作歌諷刺著在小雅

之篇其在列國則豎貂禍齊伊戾覆宋至嬴氏初起臣下因寺人以見其君及其末也趙高與李斯爭寵幽二世於望夷之宮秦遂以亡東漢唐明之季權由內出廢立任其喜怒搢紳悉其指嗾狐鼠熏天之威卒焉與城社俱燼故掇其犖犖大者以爲世戒述奄寺考三卷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內人女御也女宮刑女之在宮中者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於有司佐世婦治禮事有司謂春官公卿世婦掌內人之禁令凡內人弔臨於外則帥而往立於其前而詔相之從世婦所弔若哭其族親立其前者竣也竣而必詔相之者出入於王宮不可以闕於禮

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內后六宮外卿大夫也使童豎通王內外之命給小事者以其無與爲禮出入便疾內外以大事聞王則俟朝而自復若

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爲內人蹕王后之喪遷於宮中則前蹕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詳官聯考、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命謂使令所爲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徹后之俎擯爲后傳辭有所求爲詔相正者異尊卑也俎謂后受尸之爵飲於房中之爵后有好事於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亦如之后於其親族所善者使往問遺之　掌王之陰事陰令　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以時啟閉詳宮政考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辟掌埽門庭辟謂行人使無干也內命婦卿大夫士之在宮中者門庭門相當之地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凡賓客亦如之　祭統閽者守門之賤者

通古者不使刑人守門疏古者夏殷之世不使刑人守門月令仲冬之月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奄尹主領奄豎之官於周則爲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譏出入及開閉之屬重閉外內閉也郝敬曰周禮奄人之制最善卿大夫至庶人在官者不下七萬有奇而奄止四十七人未有爲宮長者宮宰之制掌之內宰宮伯皆士大夫爲之故先王之世宮府如一是書以奄爲尹內宮之事無有不禁權不已重歟此秦作法之弊趙高所以專制也曰奄尹直以閹爲尹內宰宮正之職移而屬之奄矣秦風首章未見君子寺人之令是見君必由寺人也司馬欣奏事七日不得見之兆形矣貴戚近習無不禁已開趙高柄政之漸君子見微知著可不謹哉

林駉曰周之盛時外朝槐棘森列臣民咸造而內庭之祕
統於冢宰之職治朝百司星環庶尹日侍而燕朝之暇無
非師保之官前有宮人之職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寢處
沐浴之褻而隱厲其縱禮敗度之心後有典婦等職中士
二人下士十有二人掌衣服冠履之微而預防其奢用亂
政之原漢初猶識此意宰相監宮中大臣劾閹宦三公有
御史中丞受公卿奏事九卿有少府尚書主吏民章報於
時廷臣奏事者得致桀紂之諫排闥直前者躬獻社稷之
忠以士人任中常侍之官以郎將御內夫人之座凜然有
周人之風自侍中爲加官數詰三公而大臣唯唯退聽大
司馬爲內朝典領尚書而丞相僅取充位諸吏居中執法

而御史中丞之權始分宦官典事尚書而少府尚書之職盡廢自是事權下移霍氏秉政主鹽鐵之議丞相括囊不言廢立昌邑王丞相不得與議及恭顯用事孝元懦不能制望之力爭終不復同陳咸爲中丞欲行總領部刺史奏事之職而爲顯所排京房行考課欲通籍殿中以防壅弊而亦爲顯所沮進退大權盡出中書謁者之手兩府大臣不敢過而問焉王氏弄權外總軍馬內領尚書入侍椒房出植邪黨王舜既任於前王莽復竊於後大臣屏息不言而漢禍始慘矣推其由皆武帝親內朝疏外朝之過也東漢以後議郎不在宿直之中郎省皆爲黃門之廬御史之權盡移於尚書尚書之權盡歸於宦官而宰相疏隔於外

御史緘默於內是以太尉楊秉奏侯覽而尙書召秉掾屬
詰之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內當是時
御史豈眞得以察內耶蓋嘗論之兼則治散則亂合則盛
離則衰懲末流之變而復周官以救之此爲治之大原歟
國家外朝內朝脈絡貫通韓琦爲宰相治都知任守忠之罪
傅堯兪奏樞密不治內侍求內降之罪此周冢宰統內庭
之意也玉宸殿宴息之所或召近臣觀書小閣祕密之地
且召學士觀文此周人師氏居寢門之意也中禁密勿或
入夜請對便殿祕嚴或非時召語詞臣至深宮忘岸幘之
便士人爲御藥院供奉之官貂璫之夫統於兩府衣冠之
流侍於內庭雖成周不是過也

小序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疏巷伯是內官其官用奄上士四人其職掌王后之命稱內小臣而謂之巷伯者以此官於宮中爲近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壼孫炎曰巷舍閒道也王肅云今後宮稱永巷是宮內道名也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人主於羣臣貴者親近暱者疏遠奄人中此官最近人主故謂之伯

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箋寺人王之正內五人言寺人復自著孟子者自傷將去此官也

瞻仰匪教匪誨時維婦寺寺近也

秦風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寺人內小臣也箋欲見國君者必先令寺人使傳告之時秦仲又始有此臣

齊寺人貂始漏師於多魚寺人內奄官豎貂也多魚地名闕齊桓多嬖寵內則如夫人者六人外則豎貂易牙之等終以此亂國傳言貂於此始擅貴寵漏洩桓公軍事爲齊亂張本

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雍巫雍人名巫即易牙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

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內寵內官之有

擅寵者而立公子無虧　初晉獻公使寺人勃鞮伐公於蒲城
勃鞮寺人披也文公踰垣勃鞮斬其袪及入勃鞮求見公辭焉曰驪
姬之讒爾射予於屏內困予於蒲斬予衣袪又爲惠公從予
於渭濱命曰三日若宿而至若干二命以求殺予於伯楚
屢困何舊怨也伯楚晉文字也退而思之異日見我對曰吾以君爲
已知之矣故入猶未之知又將出矣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
不易是謂君君臣臣是謂明訓明訓能終民之主也二君
之世蒲人翟人予何有焉除君之所惡唯力所及何貳之有
今君卽位其無蒲翟乎伊尹放太甲而卒以爲明王管仲賊
桓公而卒以爲侯伯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於桓鉤鉤近於
袪而無怨言佐相以終成令名今君之德宇何不寬裕也惡

其所好其能久矣君實不能明訓而棄民主余罪戾之人也又何患焉且不見我君其無悔乎於是呂甥冀芮畏偪悔納公謀作亂將以己丑焚公宮公出救火而遂殺之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懼遽見之曰豈不如汝言然是吾惡心也吾請去之伯楚以呂郤之謀告公　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柳宗元曰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

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侯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啟疆是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倍其所以興蹟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強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讒諂得以相衛獻宏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蔽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哉

從于怨而出其眾皆逃求人使為不得使圉人為寺人御而閽（圉人養馬者 寺人奄人）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惠牆氏伊戾名）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

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內莫共其外伊戾爲太子內師不行恐內侍廢黜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聒讙也欲使佐失期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　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於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

從爲之徵曰閽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　宋平公卒初
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於位將至則去之比葬
又有寵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
閽以刀弒之公羊傳閽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爲謂
之閽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
刑人不自賴而用作閽由之出入卒爲所殺故以爲戒不言其君者公家不畜士庶不友放之遠地欲去聽所之故不繫
國　穀梁傳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
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
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
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弒吳子餘祭仇之也　疏稟二儀之氣
須五常之性備然後爲人閽者虧形絕嗣無陰陽之會故不
復齊於人以主門晨昏開閉謂之閽以是奄豎之屬又謂之

寺人吳過以狎敵蒙禍餘祭以遏怨害身故不可狎敵近怨也　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常忠我以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處常縱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爲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卽拜筦蘇爲上卿而逐申侯伯出之境　秦孝公有寵臣景監商鞅因以求見孝公語事良久孝公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復求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請復見孝公善之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　趙惠文王時有宦者令繆賢王

求人可使報秦者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趙强燕弱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幸得脱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

秦昭王見范雎於離宮雎佯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周宣王姜后脱簪珥待罪永巷後改爲掖庭永長也謂宮中長巷或曰宮中獄也王來而宦者怒逐之始皇時呂不韋進嫪毐於太后詐令人以腐罪告之太后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爲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絶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嫪毐常從賞賜甚厚始皇八年封嫪毐爲長信侯予之山陽地令

毐居之宮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毐事無大小皆決於毐又以河西太原更為毐國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於是秦王下吏治事驗未發（說苑毐與侍中左右貴臣博飲酒醉爭言而鬭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假父也窶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鬭者走白始皇）秦王之雍郊毐恐禍起乃與其黨謀發兵攻蘄年宮為亂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宦者秦之宦者未無拜爵之法）毐等敗走即令國中有能得毐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追斬毐於好時其黨衛尉竭內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齊（衛尉內史之名始見於此魏有中大夫須賈則非獨秦有之矣漢書百官表曰秦時少府有佐弋漢武帝改為佽飛掌弋射者）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徇滅其宗及其舍人

輕者爲鬼薪（應劭曰取薪給宗廟爲鬼薪也如淳曰律說鬼薪作三歲）及奪爵遷蜀（又輕者乃奪爵遷蜀）四千餘家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父犯宮刑妻子沒爲奴婢妻後野合所生子皆承趙姓並宮之）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爲中車府令高卽私事公子胡亥喩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赦之復其官爵始皇三十七年行至沙邱道崩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轀輬車中可奏事趙高留所賜扶蘇璽書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卽立爲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爲之柰何胡亥曰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

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譾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弒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爲不忠衛君弒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爲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顧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閒不及謀嬴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乃謂丞相斯曰今上崩未有知者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廝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

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觀指而覩歸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斯乃聽高

於是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胡亥爲太子二世旣立郎中令趙高恃恩專恣以私怨誅殺人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之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陛下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常居禁中趙高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二世方宴樂婦女居前丞相李斯至宮門上謁二世怒曰吾常多閒日丞相不來吾方宴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趙高因曰夫沙邱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

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使人按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上書言趙高之短曰高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昔田常相齊簡公竊其恩威下得百姓上得羣臣卒弑簡公而取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矣而又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其欲無窮陛下不圖臣恐其必爲變也二世曰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修善自始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

靡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二世雅愛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下李斯於獄以屬趙高治之斯具五刑腰斬於咸陽市斯既死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高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莫敢言其過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爲也及楚虜王離等而章邯軍數敗自關以東盡畔秦吏應諸侯八月沛公將數萬攻武關屠之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爲祟二世乃齋於望

夷宮欲祠涇水沈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
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及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
禍於吾欲易置上更立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乃使
郎中令爲內應詐爲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刧樂母置高
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衞令僕射曰賊入
此何不止衞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衞
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
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
左右皆惶擾不鬬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
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
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卽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

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境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爲帝不可宜如故便乃立子嬰爲秦王九月趙高令子嬰齋戒當廟見受玉璽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詐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分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

廟重事王柰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夷其三族

論曰秦之強始於商鞅成於李斯鞅之見孝公也因嬖人景監爲內主斯之立二世也聽宦者趙高之邪謀二人者終於不保其身而斯之被刑尤酷秦亡天下斯有罪焉然非獨斯之過也始皇阿順太后之旨寵任嫪毐封之以商爵而不吝名之以假父而不慚斬年之亂可以爲殷鑒矣然猶信趙高之強敏而赦其罪復其官夫奴僕薰腐之餘恥心泯盡豈復可與共國計哉是以沙邱之變矯詔行事廢賢而立不肖李斯既受告開之詐二世復蒙鹿馬之欺至於望夷見逼悔已晚矣自開闢以來人主受禍之烈未有若是者也方始皇鞭笞六國

不數年開盡其君而俘虜之可謂雄傑兼人之材身死未幾社稷無續而首禍者乃出於闔宮之子刑僇之隸孔子曰女子小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始皇尚爲其所惑況二世之下愚哉

漢承秦制有少府官中書謁者黃門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鉤盾尚方御史永巷內者宦者八官令丞諸僕射署長中黃門皆閹爲習中常侍宦官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宦官尚食比中郎漢儀注省中有五尚而內官婦人有諸尚也高帝病臥禁中獨枕一宦者臥樊噲見上流涕曰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惠帝八年封中謁者張釋卿爲列侯諸中宦者令丞皆賜爵關內侯食

邑師古曰諸中宮凡閹人給事於中者皆署各有令丞呂太后稱制張卿數言事得幸田生說張卿曰太后春秋長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爲呂王王代呂后又重發之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呂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立呂產爲呂王太后賜張卿千金張卿以其半進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長爲大將軍獨此尙觖望今卿言太后裂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於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之遂立營陵侯澤爲琅邪王文帝即位有北宮伯子趙談頗親倖談常害袁盎盎兄子種爲常侍騎諫盎曰君衆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於是上朝東宮趙談驂乘盎伏車前曰

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柰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孝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宣帝世中書令宏恭僕射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元帝即位多疾以顯中人無外黨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法亦與車騎將軍史高爲表裏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等患苦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爲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大與高恭顯忤會稽鄭朋性傾邪待詔華龍

行污穢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爲邪也恭顯奏望之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上令出視事恭顯因使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無它罪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帝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爲諫議大夫弘恭石顯白皆以爲中郎上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爲相恭顯及許史兄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爲恭等不爲三獨夫動臣愚以爲

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則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書奏恭顯疑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免爲庶人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弘恭石顯等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冬十二月顯等封詔以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且求活不亦鄙乎遂飲鴆自殺天

子聞之驚拊手曰果然殺吾賢傅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是時太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奏封事或召見言顯短顯求索其罪房捐之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罪髠為城旦及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它事論死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言其兼官據勢也京房傳中書令石顯顓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得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

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惟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瘉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迺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 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在內顯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逡修敕宜侍帷幄天子召見欲以為侍中逡請閒言事上聞逡言顯顓權大怒罷逡歸郎官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逡兄大鴻臚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

下度越眾賢私後宮親以爲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迺下詔嘉美野王廢而不用顯內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有以間己迺時歸誠取一事信以爲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顓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眾任天下之怨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天子以爲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貲賜及賂遺訾一萬萬元帝晚節寢疾定陶恭王愛幸顯擁祐太子頗有力元帝崩成帝初卽位遷顯爲長信中太僕秩

中二千石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懣不食道病死諸所交結以顯爲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元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爲雁門都尉長安謠曰伊徙雁鹿徙菟去牢與陳實無賈

荀悅日大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曰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己而已矣平直真實者正之主也故德必覈其真然後授其位能必覈其真然後授其事功必覈其真然後授其賞罪必覈其真然後授其刑行必覈其真然後貴之言必覈其真然後信之物必覈其真然後用之事必覈其真然後修之故衆正積於上萬事實於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成帝建始四年罷中書宦官王莽請寶物名籍藏錢穀官皆宦者領之吏民上封事書宦官左右開發尚書不得知其畏備如此

後漢大長秋一人常用宦者職掌奉宣中宮命凡給賜宗親

及宗親當謁見者關通之中宮出則從丞一人中宮僕一人主馭謁者令一人謁者三人主報中章尚書五人主中文書私府令一人主中藏幣帛諸物裁衣被補浣者皆主之丞一人永巷令一人主宮人丞一人黃門冗從僕射一人主中黃門冗從丁孚漢儀曰給事中宮侍郎六人比尚書郎宦者爲之給事黃門四人比黃門侍郎給事羽林郎一人比羽林將虎賁官騎下署令一人主中宮請署天子數女騎六人複道丞一人主中閤道藥長一人永平中置中常侍四人呂強爲中常侍數上疏諫爭靈帝知其忠而不能用後爲趙忠等所譖自殺小黃門十人迄於延平增中常侍至十人小黃門二十人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和帝永元四年竇憲兄弟專權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鉤盾令鄭衆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鄭衆遷大長秋帝策

勳班賞眾毎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十四年初封大長秋鄭眾爲鄛鄉侯眾與中常侍蔡倫等皆乘勢豫政周章數進直言太后不能用延光元年安帝以小黃門江京嘗迎帝於邸封爲都鄉侯李閏爲雍鄉侯閏京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鉤盾令陳達等扇動內外競爲侈虐司徒楊震連諫不從豐等遂共譖震收震太尉印綬遣歸本郡震飲鴆而卒延光三年秋九月江京樊豐等譖太子保廢爲濟陰王明年帝崩太后定策立北鄉侯即皇帝位有司奏樊豐等擅作威福皆下獄死冬十月少帝薨閻顯及江京劉安陳達等白太后祕不發喪而更召諸王子乃閉宮門屯兵自守十一月丁巳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

共斬江京劉安陳達等迎濟陰王即皇帝位是爲順帝封孫程等爲列侯是爲十九侯陽嘉二年夏六月洛陽宣德亭地折李固對策曰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侯羊迪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眞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上覽對以李固爲第一宦者疾之詐爲飛章以陷其罪固棄官歸桓帝建和元年七月詔封中常侍劉廣等皆爲列侯杜喬諫之書奏不省宦官唐衡左悺等共譖杜喬與李固以帝

不堪奉漢祀帝怨之後梁冀誣李固杜喬與妖賊劉文等交通皆收繫死獄中永興中朱穆爲冀州刺史州有宦者三人以微譎穆穆辭不相見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爲璵璠玉匣偶人穆下郡案驗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召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乃赦之穆居家數年召拜尚書穆既深疾宦官及在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乃上疏曰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愚臣以爲可悉罷省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帝不納後穆因進諫復

口陳曰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延熹二年六月帝召中常侍單超徐璜小黃門史唐衡左悺黃門令具瑗等五人共定議誅梁冀賞誅冀之功封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皆爲列侯世謂之五侯又封尚書令尹勳等七人皆爲亭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爲鄉侯自是權勢專歸宦官矣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時災異數見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梁冀雖恃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非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

高祖聞之得無見非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逮雲送黃門北寺獄大鴻臚陳蕃上疏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於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管霸曰李雲野澤愚儒出於狂戇不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顧使小黃門可其奏雲死獄中於是發寵益橫十一月以單超為車騎將軍明年超死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金銀罽毦施於犬馬多取良人美女為姬妾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又養其疏族或買蒼頭為子傳國襲封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超弟安河東太

守弟子匡濟陰太守璜弟盛河內太守悺弟敏陳留太守瑗兄恭沛相所在蠹害璜兄子宣為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暠女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暠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埋著寺內時汝南黃浮為東海相有告言宣者浮乃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掾史以下固諫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即案宣罪棄市暴其尸示百姓璜於是訴冤於帝帝大怒浮坐髡鉗輸作右校五侯宗族賓客虐徧天下民不堪命起為盜賊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勢犯法二郡太守劉瓆成瑨考案其罪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奏瓆瑨罪當棄市太尉陳蕃上疏曰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姦

媢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小人道長營惑聖聽遂使天威爲之發怒如加刑謫已爲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刃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讐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搆致此刑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書奏不納八年春中常侍侯覽兄參爲益州刺史殘暴貪婪累臟億計太尉楊秉奏檻車徵參參於道自殺閱其車重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秉因奏曰侯覽兄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不宜復見親近帝不得

已竟免覽官司隸校尉韓縯因奏左悺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爲姦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悺稱皆自殺縯又奏中常侍具瑗兄沛相恭贓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爲都鄉侯靈帝建寧元年竇太后臨朝陳蕃竇武同心輔政天下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於是引尹勳等共定計策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爲將軍除害

今可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子弟佈列專爲貪暴天下匈匈正爲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以來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耶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皆坐死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猶豫未忍故事久不發八月太白犯房之上將入太微侍中劉瑜素善天官惡之上書皇太后曰案占書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旁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錯繆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於是武蕃以朱寓爲司隸校尉劉祐爲河南尹虞祁爲雒陽令武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

之使冰奏收長樂尚書鄭颯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
當收殺何復考爲武不從使冰與尹勳侍御史祝瑨雜考颯
辭連及曹節王甫勳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九月辛亥
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
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
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
健者長樂從官史共普張亮等十七人喢血共盟謀誅武等
曹節白帝曰外閒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令帝拔劍踊躍使
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棨信閉諸禁門召尚書官屬脅以
白刃使作詔板拜王甫爲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勳山
冰冰疑不受詔甫格殺之並殺勳等出鄭颯還共劫太后奪

璽綬令中謁者守南宮閉門絕複道使鄭颯等持節及侍御史謁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其兄子步兵校尉紹共射殺使者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到尚書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遇適聞其言而責蕃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武有何功兄弟父子並封三侯又設樂飲讌多取掖廷宮人旬日之閒貲財巨萬大臣若此是爲道邪公爲宰輔苟相阿黨復何求賊使劍士收蕃蕃拔劍叱甫辭色逾厲遂執蕃送北寺獄黃門從官騶蹋踧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稟假不

即日殺之時護匈奴中郎將張奐召還京師曹節等以奐新至不知本謀矯制以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加節與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將虎賁羽林等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奐等合已而悉軍闕下與武對陳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武紹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雒陽都亭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及侍中劉瑜屯騎校尉馮述皆夷其族宦官又譖虎賁中郎將劉淑故尚書魏朗云與武等通謀皆自殺遷皇太后於南宮徙武家屬於日南自公卿以下嘗爲蕃武所舉者及門生故吏皆免官禁錮曹節遷長樂衛

尉封育陽侯王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朱瑀共普張亮等六人皆爲列侯十一人爲關內侯中常侍呂强清忠奉公帝以衆例封爲都鄉侯强固辭不受因上疏陳事曰臣聞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中常侍曹節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有趙高之禍未被轘裂之誅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交結邪黨下比羣佞陰陽乖剌稼穡荒蕪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省改臣謹從此一止光和二年王甫曹節等弄權扇動內外太尉段熲阿附之節甫父兄子弟爲卿校牧守令長者布滿天下所在貪暴甫養子吉爲沛相尤殘酷殺人皆磔尸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夏月腐爛以繩連其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殺萬餘人尚書令陽球常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既而球果遷司隸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

榷官財物七千餘萬京兆尹楊彪發其姦言之司隸時甫休沐里舍熲方以日食自劾球詣闕謝恩因奏甫熲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羽等罪惡辛巳悉收甫熲等送雒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先嘗爲司隸乃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亦以先後之義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爾罪惡無狀死不滅責乃欲論先後求假借邪萌乃駡曰爾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今日臨流相擠行自及也球使以土窒萌口箠扑交至父子悉死杖下熲亦自殺乃僵磔甫尸於夏城門大署牓曰賊臣王甫盡沒入其財產妻子皆徙比景曹節等皆不敢出沐會順帝虞貴人葬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尸道次慨然抆淚曰我曹可

自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侍令且俱入勿過里舍也節直入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三府奏當免官以九江微功復見擢用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為衛尉時球出謁陵節勅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急因求見帝曰臣前雖誅王甫段熲蓋狐狸小醜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扞詔邪至再三乃受拜於是曹節朱瑀等權勢復盛節領尚書令郎中初司徒劉郃兄侍中儵與竇武同謀俱死永樂少府陳球說郃曰公位登臺鼎天下瞻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為害公兄侍中受害節等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為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

先受其禍尚書劉納曰爲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郃許諾亦與陽球結謀球小妻程璜之女由是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璜且脅之璜懼迫以球謀告節節等共白帝曰郃與劉納陳球陽球交通謀議不軌帝大怒冬十月劉郃陳球劉納陽球皆下獄死靈帝崩皇子協卽帝位太后臨朝大將軍何進輔政使黃門令收蹇碩誅之用袁紹策請太后盡罷中常侍以三署郎補其處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柰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紹以爲中官親近至尊出納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爲患紹等又爲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師以脅太后進然之

主簿陳琳諫曰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鑪燎毛髮耳便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而反更召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爲亂階耳進不聽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以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不宣露吾見其敗也時董卓駐兵河東何進召卓使將兵詣京師並召東郡太守橋瑁屯成皋使武猛都尉丁原將數千人寇河南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爲言董卓聞召即時就道並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臣輒鳴鐘鼓如雒陽請收讓等以

清姦穢太后猶不從卓至澠池而進更狐疑使諫議大夫种
邵宣詔止之卓不受詔袁紹懼進變計因脅之曰交怨已成
形勢已露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事久變生復爲竇
氏矣進於是以紹爲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從事中郎王
允爲河南尹紹使雒陽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
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
還里舍唯留進素所私人以守省中紹又爲書告諸州郡詐
宣進意使案捕中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
讓子婦太后之娣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
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今當還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
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

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召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戊辰進入長樂宮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中常侍張讓段珪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欻入省此意何爲竇氏事竟復起邪讓使人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其黨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中及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閤讓等詰進曰天下憒憒亦非獨我曹罪也先帝常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爲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於是尚方監渠穆拔劒斬進於嘉德殿前讓珪等爲詔以故太尉樊陵爲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爲河南尹尚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

進部曲將吳匡張璋在外聞進被害欲引兵入宮宮閤閉虎賁中郎將袁術與匡共斫攻之中黃門持兵守閤會日暮術因燒南宮九龍門欲以脅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闥因將太后少帝及陳留王又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於北道窗下仰數段珪珪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紹及何苗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忠等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通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吏士能爲報仇乎士卒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旻攻殺苗棄其屍於苑中紹遂閉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凡二千餘人或

有無鬚而誣死者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庚午張讓段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夜至小平津六璽不自隨公卿無得從者惟尚書盧植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貢厲聲質責讓等且曰今不速死吾將殺汝因手劍斬數人讓等惶怖叉手再拜叩頭向帝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而死董卓遂廢少帝又迫殺太后何氏遂亡而漢室亦自此敗亂自誅黃門後以侍中侍郎出入禁中機事頗露王允迺奏侍中黃門不得出入不通賓客賜公卿以下至黃門侍郎家一人爲郎以補宦官所領諸署侍於殿上

論曰自宣元之世恭顯用事外戚乘之炎祚遂衰中興以來內庭悉用閹人不復他調至閻竇秉政強臣跋扈姦人藉其名以濟君側之惡冒功覬寵忝竊茅土遂專

有虎符之威順桓之際凶燄益張雕琢大臣刻剝黎甿忠賢誼士無辜而橫死於牢戶者尤不可勝數漢之元氣於是盡矣陳竇扼腕於前袁董奮戈於後及醜類旣殲而天下亦不能爲漢有也葢古者宮府一體嬪婦閽寺之屬皆以冢宰領之自光武不任三公而委其權於尚書尚書秩卑因與宦官相表裏而百官之進退由之范氏所謂口含天憲手握王爵非復掖庭永巷之職者是也至若兵刑二者國之大典而中官主禁衞之軍黃門掌北寺之獄廢立之變鉤黨之禍胥由此而作焉夫刀鋸之餘必無良士其形已穢其氣不全豈復可以忠藎大義責之哉終漢之世惟黃門令史游中常侍呂強

竭情盡規小有補益其餘貪猾悖虐蠹國妨民者比比皆是也然而世主每甘心焉者徒以房闥之地公卿不預朝夕所接惠信易固苟便私圖何暇遠慮故西漢宦官之盛始於呂太后之愛大謁者而極於武宣明盛之世東漢宦官之暴始於鄧皇后之增設內使而成於沖質闇弱之朝斯二者皆女主稱制為之也蓋女子小人其象為陰自以其氣類相感召後魏之劉騰宋之雷允恭明之馮保皆依恃太后狎近之恩浸以致異日腹心之患履霜堅冰其來有自嗚乎可戒也哉

魏文帝命宦人為官者不得過諸署令為金策著令藏之石室

蜀郤正在內職與宦人黃皓比屋周旋經三十年皓從微至貴操弄威權正不為皓所愛亦不為皓所憎

吳孫皓

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爲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違亂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加威刑小者彰以爲罪貲郡上疏諫曰自登位以來中宮內豎分布州郡橫與事役競造姦利

日知錄諸葛孔明上表後主謂宮中府中俱爲一體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攸之禕允三人於是後主欲采擇以充後宮而終執不聽宦人黃皓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丞可以爲行周禮之效矣

宋前廢帝時所愛幸閹人華願兒有盛寵賜與金帛無筭戴法興常加裁減願兒甚恨之帝常使願兒出入市里察聽風謠而道路之言謂法興爲眞天子帝爲應天子願兒因此告帝曰外閒云宮中有兩天子官是一人戴法興是一人

後魏正平元年以宗愛爲秦郡公景穆監國愛多行非法景

穆衡之給事中侯道盛侍郎任平城等任事東宮微爲權勢太武頗聞之三人與愛並不睦愛懼道盛等案其事遂構告其罪詔斬道盛等於都街時太武震怒景穆遂以憂薨是後太武追悼不已愛懼誅遂謀逆二年春太武暴崩愛所爲也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吳興公和疋侍中太原公薛提等祕不發喪延疋二人議以文成沖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以文成有世嫡之重不可廢所宜立而更求君延等猶預未決愛知其謀始愛負罪於東宮而與吳王余素協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矯皇后令徵延等延等以愛素賤弗之疑皆隨之入愛先使閹豎三十人持仗於宮內及延等入以次收縛斬於殿堂執秦王翰殺之於永巷而立余余以愛

爲大司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祕書封馮翊王權恣日甚內外憚之羣情欣以爲愛必有趙高閻樂之禍余疑之遂謀奪其權愛憤怨使小黃門賈周等夜殺余文欣立誅愛周等皆具五刑夷三族文明太后時中官用事而張祐寵幸冠諸閹與王質等十七人俱賜金券其後有劉騰賈粲騰幼充宮役手不解書裁知署名而已而姦謀有餘善射人意靈太后臨朝特蒙進寵多所干託吏部嘗望騰意奏其弟爲郡帶戍人資乖越清河王懌抑而不與騰以爲恨遂與領軍元叉害懌廢靈太后於宣光殿奚康生之謀殺叉也靈太后明帝同升於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既被囚執粲紿太后曰侍官懷恐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粲便扶明帝出東序前御德陽還閉太后於宣光殿宮門晝夜常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籥明帝

亦不得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饑寒又使中常侍賈粲假言侍明帝書密令訪察又以騰爲司空表裏擅權共相樹置叉爲外禦騰爲內防迭直禁闥共裁刑賞騰遂與崔光同受詔乘步挽出入殿門四年之中生殺之威決於叉騰之手八座九卿旦造騰宅參其顏色然後方赴省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公私屬請唯在財貨遏奪鄰居廣開室宇天下咸苦之薨於位中官爲義息衰絰者四十餘人葬閹官爲義服杖絰衰縞者以百數朝貴皆從軒蓋塡塞相屬郊野魏初以來權閹存亡之盛莫及焉靈太后反政追奪爵位發其冢散露骸骨沒入財產

北齊宦者韓寶業盧勒叉齊紹秦子徵並神武舊左右唯閹

內驅使不被恩遇歷天保皇建之朝亦不至寵幸但漸有職任寶業至長秋卿勒叉等或為中常侍武成時有曹文摽夏侯通伊長游僞侍伯郭沙彌鄧長顒及寶業輩亦有至儀同食幹者唯長顒武平中任參宰相干預朝權如寶業及勒叉齊紹子徵後並封王俱自收斂不過侵暴又有陳德信亦參時宰與長顒並開府封王俱為侍中左右光祿大夫領侍中又有潘師子崔孝禮劉藹通研胥光弁劉通遠王弘遠王子立王玄昌高伯華左君才能純陁宮鍾馗趙野叉徐世凝苟子溢胼子慎宋元賓康德汪並於後主之朝肆其姦佞敗政虐人古今未有多受開府罕止儀同亦有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者多帶甲侍中中常侍此二職乃至數十人恆出入門

禁往來園苑趨侍左右通宵累日承候顏色競進諂諛發言動意多會深旨一戲之賞動逾巨萬神獸門外有朝貴憩息之所時人號爲解卸廳諸閣或在內多日暫放歸休所乘之馬牽至神獸門階然後升騎飛鞭競走十數爲羣馬塵必坌諸貴爰至屈趨辟路皆隱廳迴避不敢爲言齊盧陳鄧之徒亦嘗爲尚書卿大率相既不爲致言時主亦無此命唯以工巧矜功用長斷爲太府卿焉